

三百多年前的康熙臺北湖

The 1694 Kang-Xi Taipei Lake

林明聖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地球環境與生物資源學系

Lin, Ming-Sheng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Life Science

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

大家幾乎都聽過三百多年前臺北曾經是個湖，這個湖叫做「古臺北湖」，或是「康熙臺北湖」；但是究竟是怎麼知道這個湖的？「康熙臺北湖」是否確實存在？就不一定知道了。本文這就帶大家回顧三百年前的康熙臺北湖。

「裨海紀遊」

要瞭解「康熙臺北湖」得從郁永河所撰寫的「裨海紀遊」談起。康熙35年(1696年)，福建省福州的火藥庫爆炸起火，50餘萬斤的硝磺火藥全數燒燬。而當時，臺灣北部的大屯山一帶盛產硫磺，需要有人前往開採冶煉。福建知府的幕僚郁永河(字滄浪，浙江杭州人)性好遠遊，曾經說「探奇攬勝者，毋畏惡趣(危險的地方)；遊不險不奇，趣不惡不快」，「余性耽遠遊，不避險阻」，只花短短三、四年間即遊遍福建山水，常以未到當時為福建管轄的臺灣為憾事。

郁永河一聽聞有此機會，便自動請纓，次年春天(1697年農曆2月)他由廈門出發、經澎湖來到臺南，然後一路北上，到達臺北採硫，一直到農曆10月才返回福建。並將逐日詳實記述在臺灣的所見所聞撰寫成「裨海紀遊」。

郁永河在1697年農曆4月27日到達淡水，通事張大前來迎接，郁永河囑咐張大在採硫處附近為一行人建造房舍，5天後房舍建妥，郁永河便由淡水港動身，進入臺北盆地。

乍見「康熙臺北湖」

「裨海紀遊」中記載「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舶，由淡水港入，前望兩山夾峙處。曰甘答門，水道甚隘，入門，水忽廣，濶為大湖，渺無涯涘」，所以郁永河等人所乘坐的是可渡海的船舶，而且當初的關渡門(干答門，左右各一)就是一個天然的隘口，兩側高聳的岩石聳立(當地在風水學上稱為「獅象護河」)，寬度很窄，海船從兩山之間進入臺北盆地。而迎接郁永河的竟然是個的一望無際的大湖。

這個湖有多深呢？由文中記載的「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，三社舊址可識」判斷，若依一般竹子的生長以及原住民干欄式建築的高度來看，可能至少有3公尺深。「渺無涯涘」的湖又有多大呢？這就要從「諸羅縣志」書中所附的「干豆門與靈山宮圖」看出端倪了。

「諸羅縣志」與「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」

「諸羅縣志」是康熙56年(1717年)，也就是郁永河親眼目擊「康熙臺北湖」的20年後，諸羅知縣周鍾瑄延請陳夢林初修縣志所編成，書中附有「諸羅縣山川總圖」，這一系列地圖包括了今天嘉義以北的部分區域，其中的「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」(圖1)就清楚地，在臺北盆地畫出一個大湖。

陳夢林編纂的「諸羅縣志」向來就是以史料精確著稱，陳夢林在文中寫道「夫心之精微，口不能盡言也；言之微眇，書不能盡文也。沉於疊嶂攢峰、迴溪曲澳，



圖1 志卷首的「千豆門與靈山宮地圖」，清康熙56年(1717)繪製。

奧衍雜遘乎千里之遠，造物者若故為變化。錯縱於蠻煙瘴雨之區，而欲以尺幅之圖盡之，豈有得其真者哉！不能盡而必欲盡之，則適以亂其真而已矣。以予所見，臺灣輿圖不下數十幅，未有得其真者。大率強為牽合，易東而西、將甲就乙，求無所遺漏於影響疑

似之間；而不知其舛錯謬戾之較遺漏尤甚也。苟按圖以為實，然其貽誤豈小哉！故茲圖於道路、山水、莊社、汎塘，各就其最確者，次第其遠近東西，使皆有定位可指；凡涉影響疑似者略焉；並強調「茲卷或躬親遊歷，或遣使繪圖，三復考訂，乃登記載。假而千

秋百世，陵谷依然，雖未敢謂毫髮無爽，亦庶幾得其大概」，簡單的說，就是他事必躬親，特別是地圖的描繪，一定是盡量接近現狀，力圖做到「假而千秋百世，陵谷依然」，由此可見他對附圖的把握與用心。

這張圖中最明顯的就是位於干豆門旁的靈山宮了，根據「諸羅縣志」中記載「天妃廟：一在淡水干豆門…五十一年(1712)，通事賴科鳩眾建：五十四年(1715)重建，易茅以瓦，知縣周鍾瑄顏其廟曰靈山」，由於1714年，諸羅知縣周鍾瑄北巡至雞籠、淡水登八里坌山，並在1715年命名天妃廟為靈山宮，可見周鍾瑄都親自到過臺北，本書及其附圖更增進其可信度。

「諸羅縣志」中還強調「靈山廟：在淡水干豆門，前臨巨港，合蜂仔峙、擺接東西二流與海潮匯，波瀾甚壯。康熙五十一年建廟，以祀天妃，落成之日，諸番並集。忽有巨魚數千隨潮而至，如拜禮然；須臾，乘潮復出於海，人皆稱異」，「淡水港，海口水程十里至干豆門，內有大澳，分為二港，西南至擺接社止、東北至蜂仔峙止。番民往來俱用蟒甲…澳內可泊大船數百，商船到此載五穀、鹿脯貨物，內地商船間亦到此」，這段記載剛好和圖中看到的「康熙臺北湖」是個西廣東狹的海灣，繞過灣口的關渡與外海相連，而湖泊中繪有波浪狀線條及立體式帆船(海舶、內地商船)，湖畔則有蜂仔峙、大浪泵、麻少翁、內北投等社可一一加以對照。不但如此，也與「裨海紀遊」中的「共乘海舶，由淡水港入」；「前

望兩山夾峙處，曰甘答門，水道甚隘，入門，水忽廣，濶為大湖，渺無涯涘」不謀而合；麻少翁社和內北投社分別在礮山的左右，負責開採硫磺，而武嘮灣社和大浪泵社則在湖的南岸擁有大片的土地，更與「裨海紀遊」(臺海使槎錄版本)中「麻少翁、內北投在礮山左右，…隔干豆門，巨港依山阻海；劃蟒甲以入，地險固…」；「武嘮灣、大浪泵等處，地廣土沃，可容萬夫之耕」可以相互輝映，幾乎可以這麼說，郁永河和20年後的周鍾瑄、陳夢林所看的是同一個湖——「康熙臺北湖」。

「雍正臺灣輿圖」

除了「干豆門與靈山宮」這張強調臺北盆地的圖之外，其實，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的「雍正臺灣輿圖」同樣也清楚描繪出「康熙臺北湖」。

這張單幅傳統山水地圖，不屬於任何書籍，採用紙本彩繪，由於「筆工色美，非民間物可比」，「似係出自清內廷所原藏」。

考據這張圖的年代，因為雍正元年(1723年)的時候建彰化縣治於半線，雍正12年(1734年)，彰化縣城開始環植刺竹。在這張湖當中雖然有標明彰化縣的字樣，但卻沒有看到築城植竹，所以推論可能在1723-1734年之間所繪(圖3)。再加上鳳山縣內已有「關帝廟」，所繪圖年代當在雍正五年(1727年)「關帝廟」興建之後(圖4)，學者們據此將年代認定在



圖2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「雍正臺灣輿圖」北部，推測為清雍正5年至12年間(1727-1734)繪製。(林明聖攝)



圖3 由圖中雖然有標明彰化縣的字樣，但卻沒有看到築城植竹，推測為清雍正元年至12年間(1723-1734)繪製。(林明聖攝)



圖4 由圖中雍正5年(1727年)鳳山縣才興建的「關帝廟」，所繪圖年代當在1727年之後。(林明聖攝)

1727-1734年間，這時候距離郁永河看到康熙臺北湖的時間已經三、四十年了。

這張圖當中臺北盆地被放大了有三倍之多；而且整個臺北盆地的中央和東邊的三分之二的面積均為湖泊所覆蓋，只有南、北周緣和西緣才繪有陸地和明顯的階地崖；噶哩岸附近標有「磺港」一處，看來是用來運輸硫黃的，湖泊還有多處「渡頭」，可見得這個湖泊形成已經有一段時間了，水路的交通相當發達。

就湖畔的地名來看，麻少翁社和內北投社仍然在磺山的左右，與裨海紀遊的「麻少翁、內北投在磺山左右」一致。與「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」不同的是噶哩岸、麻少翁社、大浪泵由西向東依次出現在湖泊北岸，但這裡面只有麻少翁是社名，至於其他兩個則是地名，顯示的是噶哩岸社和大浪泵社的舊址，意思是這兩個社已經搬家了，這兩個地名在「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」不曾出現，似乎顯示河水略為消退。不但如此，麻少翁社旁邊出現一個八芝蓮社，根據日本學者安倍明義的考據，八芝蓮社就是麻少翁社舊址被埋入河底後，遷徙而成的新支社。

另外是南岸平原主要是武嘮社和大佳臘社，而且武嘮社旁邊可泊大船，這與「裨海紀遊」記載的「武嘮灣、大浪泵等處，地廣土沃，可容萬夫之耕」有些出入，為什麼大浪泵社不見了，取代的是大佳臘社呢？

由於康熙年代臺灣發生了一連串的荒歉，導致米價高昂，所以獎勵墾荒。康熙48年(1709)准予泉州

陳賴章墾戶開墾當時尚為荒埔一所的淡水、大佳臘地方。這塊適合開墾成水田的荒地範圍為「東至雷厘、秀朗，西至八里坌千脰外，南至興直山(觀音山)腳內，北至大浪泵溝，四至並無妨礙民番地界……約開有田園五十餘甲」，也就是大佳臘社的位置；這個位置也是「干豆門與靈山宮圖」的大浪泵社的同樣位置，推測可能是怕和北岸的大浪泵地名混淆而做的取捨。另外，這張圖當中沒有畫出「靈山宮」，不知是何原因？

本圖可以說是彩色版的「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」，仍然可以和「諸羅縣志」相對照，但仔細與「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」相較，雖然湖域仍廣，但「雍正臺灣輿圖」中出露的土地顯得較多，大湖西畔的橫直埔及北畔噶哩岸、麻少翁社、大浪泵一帶的平原已儼然成形，顯示湖泊到了三、四十年後已經有些退縮的情況。由臺北盆地輪廓及其北的海岸地區相對照，「雍正臺灣輿圖」與「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」呈現的地形十分相似，可能這張圖的作者參考或經修改潤飾了「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」。

「康熙臺灣輿圖」

既然二十年後的「諸羅縣志」，三、四十年後的「雍正臺灣輿圖」都繪有「康熙臺北湖」，那麼最接近郁永河來臺的年代，而且同樣也被認為是宮廷珍藏的「康熙臺灣輿圖」(圖5)呢？



圖5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之「康熙臺灣輿圖」北部，清康熙38至43年間(1699-1704)繪製。(林明聖攝)

「康熙臺灣輿圖」據說原來是清內廷所藏，後因義和團之亂，八國聯軍入京時被劫，此後流入民間，為臺灣新竹人士獲得。明治35年(1898)，臺灣總督府購得此圖；臺灣光復後，一直由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至今。

本圖和「雍正臺灣輿圖」一樣也是單幅地圖，且是唯一的「絹質」彩繪輿圖。由於康熙43年(1704年)時，清朝將諸羅縣的縣治由目加溜灣(臺南安定、善化)遷到嘉義，但圖上所描繪的卻是未經遷移前的位置，推測必為1704年以前所繪(圖6)。

至於其起始年代，或有以圖的北部空白中寫有「淡水雞籠貳處，因地方遙遠未奉諭設汛守，於康熙

貳拾肆年參月」而提出1685年(圖7)；或以圖中已出現「海會寺」而提出1690年；或是鳳山縣龜山麓已有「觀音亭」而提出1692年；或以所畫內容比「臺灣府志」更詳細，應該在1696年臺灣府志出版之後；或以圖中有1699年才有的「教場」及「演武廳」而提出應該在1699年以後所繪(圖8)，而所有年代中最晚的1699年自然成為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年代。由所有資料整理之後，各界已大致同意「康熙臺灣輿圖」的繪製年代應該是在1699-1704年間，與郁永河到臺灣的時間十分相近。

這張圖中雖然沒有明確的看到湖泊，但是淡水河道卻異常的寬廣，與今日關渡隘口的狹窄河面完



圖6 由圖中諸羅縣治仍在未經遷移前的目加溜灣，推測必為1704年以前所繪。(林明聖攝)



圖7 由圖中的北部空白中寫有「淡水雞籠貳處，因地方遙遠未奉諭設汛守，於康熙貳拾肆年參月」而提出必為1685年之後繪製(林明聖攝)

全不成比例，如此誇大的溪流寬度，似乎意味著當時溪流的阻隔作用與橫渡的困難；此外，干豆門附近並繪有立體式帆船，也顯示可以和郁永河當一樣「共乘海舶，由淡水港入」。

淡水河南岸，大浪泵社所處的平原，有近似長方形的田園，田為綠色，再加上水稻符號，而園則為土黃色，這剛好可以對照「裨海紀遊」當中「大浪泵等處，地廣土沃，可容萬夫之耕」的描述。而「干豆門」旁註「至大浪泵水路貳時辰」的水路里程，顯示水路為臺北盆地的主要交通方式。

淡水河北岸的麻少翁、內北投等社可與「麻少翁、內北投在磺山左右」加以對照，這些都可以證明當

時已有康熙臺北湖。特別是這些原住民的居住地變化，其實與「康熙臺北湖」的成湖與否有重大的關係，接下來看看成湖前的臺北盆地，應該就可以瞭解了。

「大臺北古地圖」

究竟「康熙臺北湖」成湖之前，臺北盆地的形狀是怎樣呢？這就需要從臺北地區最早一幅完整描繪地形、地貌及原住民村落的1654年「淡水及其附近村落及雞籠嶼圖」(又稱「大臺北古地圖」)(圖9)開始看起。

原圖為荷蘭人西門·吉爾德古(Simon Keerdecoe)所繪製，而現在保存於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的地圖則是1654年由約翰·拿索(Johan Nessel)所抄繪而成，這是目前對十七世紀臺灣北部描繪最詳細的一張圖，研究者稱為「第一幅臺北最詳細的地形圖」。

這張圖把基隆河沿岸九社標示出來，這裡面與麻少翁社緊鄰的是大浪泵社與唎哩岸社，由西向東依序排列是唎哩岸社、麻少翁社、大浪泵社(圖10)，與成湖之後，湖水漸退的「雍正臺灣輿圖」完全相同。這三社都座落在「M」形的曲流北岸，而曲流地形為河流最容易氾濫與變遷的地方。由此圖內容恰可對應「裨海紀遊」的地震前描述：「此地高山四繞，周廣百余里，中為平原，惟一溪流水，麻少翁等三社，緣溪而居」。



圖8 由圖中有總鎮張玉麟建的「教場」及「演武廳」而提出應該在1699年以後所繪(林明聖攝)



圖9 荷蘭海牙國家檔案典藏之「大臺北古地圖」，1654年繪製。(林明聖攝)



圖10 「大臺北古地圖」中基隆河北岸由西向東依序排列是噶哩岸社(14號)、麻少翁社(12號)、大浪泵社(11號)(林明聖攝)

如果與「裨海紀遊」中記載的「又數日，各社土官悉至；曰……麻少翁……巴琅泵(大浪泵)……等二十三社」，發現郁永河來臺時噶哩岸社並不在其中，顯示不知遷往何處，後來也只留下「康熙雍正輿圖」的噶哩岸地名；而「裨海紀遊」的「麻少翁、內北投在礮山左右」則表示河邊的麻少翁社後來北遷到礮山左右；至於文中提到的「武嘮灣、大浪泵等處，地廣土沃，可容萬夫之耕」則說明大浪泵社後來遷到地廣土沃的基隆河南岸，在北岸只留下「康熙雍正輿圖」的大浪泵地名。

乾隆臺灣輿圖

至於這個陳夢林號稱「假而千秋百世，陵谷依然，雖未敢謂毫髮無爽，亦庶幾得其大概」的「康熙臺北湖」，是什麼時候消失不見的呢？接下來再由一張「乾隆臺灣輿圖」(圖11)來說明。

「乾隆臺灣輿圖」應該也是清內廷所藏的單幅地圖，本來為北平圖書館原藏，中央圖書館代管，現在典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。由於這幅地圖有著乾隆24年所創建的南投縣丞署，卻有繪有乾隆21年改建的淡防廳署，由這兩個地點同時存在，本圖的繪製年代的上、下限應在乾隆21年(1756)至24年(1759)之間。

在關渡門(干答門)外畫有媽祖宮(靈山宮)，關渡門內，同樣寫實地的繪上數艘帆船，顯示此時仍可停泊海船，而「雍正臺灣輿圖」出現的「礮港」、「八芝

蘭林庄」此時依然存在。麻少翁三社的位置依然可見由西向東排列的噶哩岸庄、毛少翁社、重新浮出水面的浪泵洲，這與「大臺北古地圖」還沒有被淹沒前的麻少翁三社完全一致。不但如此，本圖的南岸同時出現「康熙臺北湖」形成後遷徙到南岸的大浪泵社，以及後來開墾的大佳臘庄。這些地名除了顯示出地形演育的一致性外，同時說明了這個「雍正臺灣輿圖」時還存在的「康熙臺北湖」到「乾隆臺灣輿圖」時已不復存在了，換句話說，這個湖泊的存在至少四十年，但絕對不會超過六十年。

康熙地震

至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個大湖呢？其實1697年的「裨海紀遊」裡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答案：「甲戌四月，地動不休，番人怖恐，相率徙去，俄陷為巨浸，距今不三年耳」，郁永河來臺的前三年剛好就是甲戌年（1694年），也就是說，康熙臺北湖是由地震所造成的。至於這個地震如何造成陷落成湖呢？命名康熙臺北湖的林朝棨教授則說「康熙三十三年，大地震發生，盆地之一部份發生『地陷』，河水又侵入盆地中，成為康熙臺北湖。此期地變即『康熙三十三年地震地變』，與一般之造陸運動之『海侵』，地質學上之意義不同」，也就是說，這不是海進所造成的，至於真正的詳細成因與機制，嗯，不在本篇文章討論範圍，先賣個關子啦。



圖11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「乾隆臺灣輿圖」北部，清乾隆21年至24年（1756-1759）繪製。（林明聖攝）